

东洋神探

# 怪指纹

(日) 江戸川乱步 著  
龚志明 译

安徽文艺出版社

456



朱书民 主编

# 怪指纹

(日) 江戸川乱歩 著  
龚志明 译

安徽文艺出版社

**怪 指 纹**

**(东洋神探小五郎探案集)**

**[日] 江戸川乱步 著**

**朱书民 主编**

**龚志明 译**

**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

**(合肥市金寨路283号)**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巢湖地区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 6.5 插页: 2 字数: 126,000**

**1990年6月第1版 1990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

**定价: 2.70元**

**ISBN 7-5396-0343-7/1·301**

## 目 次

第一个牺牲者.....	1
三重涡状纹.....	7
活着的蜡偶人.....	12
戴墨镜的男人.....	21
第三个牺牲品.....	27
魔术师.....	33
名侦探的失策.....	38
清洁工.....	44
妖魔鬼怪大会.....	49
站立的尸首.....	53
一千个宗像博士.....	58
轧死者的头.....	62
黑影.....	68
迷宫中的杀人.....	73
魔镜.....	77
第三次报仇.....	82
奇怪的旅行者.....	89
恐怖城.....	97
地底杀人.....	109

活埋.....	117
锡匣子.....	126
怪人R·K.....	130
妖魔.....	138
蠕动在黑暗中的怪影.....	145
女妖.....	157
小五郎.....	166
戴眼罩的男人.....	171
活着的川手.....	179
小五郎的推理.....	187
恶魔的末日.....	196

## 第一个牺牲者

---

法医学界的一大权威宗像隆一郎博士自从在丸内大厦设立宗像研究所，开始研究犯罪案件和开办侦探事业以来已经有好几年了。

该研究所不同于普通的民间侦探，若不是连警察当局都感到棘手的疑难案件它是决不想染指的，只有所谓“无头案”才是该研究室最欢迎的研究课题。宗像博士在研究室开设的第一年就已经出色地了结了两起疑难案件，一跃提高了其声望，从那以后每年处理著名的疑难案件，现在已经闻名于世，以至一提起名侦探，不是说小五郎就是说隆一郎。

天才小五郎逍遥自在，总觉得他摸不着头脑，只要有他喜欢的案件，不管是中国还是印度他都飘然而去，所以很多时候都不在自己的事务所里，而宗像博士虽然没有小五郎那般天才，但他脚踏实地，坚持科学的、实际的方法，只有以东京为中心的案件他才办理，所以不期而然地博得了市民的信赖，连警视厅也一旦发生疑难案件就必定要征求一下宗像研究所的意见。

事务所也与小五郎的不同。小五郎是住宅兼用的书生派头，而宗像博士的做法却极其严格，他把家庭生活和工作截然区分开来，每天从郊外的住宅去研究所上班，博士夫人从未去研究室露过面，研究室的两名年轻助手也从未访问过博士的家。

丸内的一地区。在写有“红砖瓦租赁事务所街”的入口处，宗像研究室的黄铜招牌闪闪发光。红砖楼房的一楼三室便是博士的侦探事务所。

一个身穿西服的年轻男子正沿着这事务所的石阶爬也似地往上走去。大概有二十七、八岁吧，看不出与这一带的职员有什么不同，所不一样的只是：本来应该咚咚地跑上去的石阶他却宛如爬虫类，步履蹒跚地往上爬着。大概是患了急病什么的，脸色象土一样灰白，从额头到鼻尖冒着豆大的虚汗。

他呼哧呼哧十分痛苦地喘着粗气，好不容易爬完石阶，走过打开着的门来到一屋子跟前，旋即象是将身体撞向入口处的玻璃门似地跌进了室内。

那里是宗像博士的接见室，三面墙壁的书架上仿佛说明博士的博识似地摆满了国内外的书籍。屋子中央摆着有一张铺席大小的带雕刻的办公桌，四周排列着也是有古色古香的雕刻的扶手椅。

“先生、先生在哪里？啊，难受死了，难受死了！快，先生……”

年轻人倒在地板上，一面挣扎一面声嘶力竭地喊叫着。

于是，大概是被这不寻常的喊叫声惊动了，通向隔壁实验室的门打开了，一个男子探过头来。这也是一位身穿西服的年轻男子，看上去三十岁左右，象是个事务员。

“哎呀，不是木岛君吗？怎么啦，这副脸色？”

他马上跑进室内，抱起了年轻人。

“啊，是小池君吗？先、先生呢？想尽早见他。是起重大案件。……有、有人要杀害……是今晚。今晚他们要杀人。

啊，太可怕了……想见先、先生……”

“什么？你说杀人？是今晚？你怎么知道这事的？究竟谁要被害？”

被称为小池的年轻人变了脸色，凝视着木岛那疯狂的眼神。

“是川手的女儿。下一个就轮到他父亲。都、都要被害。……先、先生呢？……快把这交给先生……这里面全写着。快把这……”

他挣扎着掏着胸前的衣兜，取出一封厚厚的信封，勉强强把它放到了办公桌边上，然后又从同一个口袋里抓出一个四方形小纸包，十分珍惜似地紧握在手里。

“先生现在不在呀，再过半小时该回来了。倒是你自己，看你挺难受的，到底是怎么啦？”

“遭那家伙暗杀了。是毒药。啊，太难受了，水，水……”

小池奔到隔壁房间，端着化学实验用的烧杯跑了回来，随即扶着病人让他喝了一些。

“你要挺住呀！我这就替你叫医生。”

他又离开病人身旁，抓起办公桌上的电话筒，给附近的医院挂了个电话，叫他们赶紧来看病。

“说马上就来。再忍耐一会儿！可到底遭谁暗算了？谁让你喝毒药的？”

木岛瞪着一半已经变白的眼睛，露出一副叫人毛骨悚然的表情。

“是那家伙……三重旋涡……这里有证据……这家伙是杀人犯。啊，太可怕了！”



他咬紧牙关，挣扎着出示了攥在右手里的小纸包。

“好，明白了。这里面有犯人的线索吧。可那家伙的名字呢？”

但木岛没有回答，他那双眼睛的虹膜已经被上眼睑遮住了。

“喂，木岛君，木岛君，你要挺住！名字，说那家伙的名字！”

无论怎么摇晃，木岛的身体都象海蜇一样毫无反应。

真可怜！宗像研究室的年轻助手木岛成了侦查事业的牺牲品，终于惨死了。

过了五分多钟，附近的医生才赶来，面对着脉搏和心跳都已停止的木岛也无能为力。

四十分钟以后，宗像博士才回到研究室来。

博士看上去四十五、六岁，耳畔卷着一绺儿黑黑的头发，嘴上边留着翘起的小胡子。剃成三角形的浓浓的胡须颇有几分学究派头。能看透任何东西、象鹰一样犀利的眼睛上戴着一副黑玳瑁架的粗框圆形眼镜。魁梧的身体上穿着一身折线笔直的晨礼服，稍稍挺着胸脯迈着阔步走路的样子颇象德意志帝国时代的医学博士。

博士从小池助手那儿听取了事情的经过，便一面痛心地图视着得意门生的遗体一面问小池助手：

“真对不起呀！通知木岛君的家了吗？”

“打了电报，过会儿就赶来吧。另外也给警视厅打了电话。中村君很吃惊，说马上就来。”

“哦，中村君和我都没有想到川手的案子竟会这样。中村君他甚至都没有理睬，说那大概是受迫害狂想。木岛君遭

到这样的不幸，看来是个大家伙罗！”

“木岛君好象非常害怕，连续说着‘可怕、可怕’死去的。”

“嗯，大概是吧。那家伙甚至是先预告后杀人，所以一定是相当凶恶的罪犯。小池君，其它的案件先搁一搁，从今天起全力以赴办这起案件，要替木岛君报仇嘛！”

正在他们说话时响起了急促的脚步声，警视厅的中村侦查股长走了进来。一身灰色西装。

他一见木岛的尸体就脱下帽子默默地行了一礼，但毫不掩饰他吃惊的表情，回头望着宗像博士说：

“没有想到会这样。是我疏忽大意了，让你的部下遭受这种不幸，实在对不起。”

“不，彼此彼此，因为就连我倘是想到是这么个对手，也不会托给木岛君一个人吧。”

“电话里说木岛君带回了犯人的什么线索……”

股长回头看了一眼小池助手。

“嗯，是的，他说这封信里详细地写着报告。”

宗像博士接过小池从办公桌上取过来的那个信封，看了看正反面后自言自语道：

“哎呀，这信封不是银座的‘亚特兰蒂斯’的信封吗？这么说，木岛君是在那家咖啡馆里借了信笺和信封写了这个的罗？”

果然信封的角落上印刷着“亚特兰蒂斯”咖啡馆的名字。

博士取过桌子上的剪子小心翼翼地剪去信封一端，随后抽出一叠厚厚的信纸打开来看了一下。

“喂，小池君，确实是这个吧？你会不会是误会了呢？或者是有没有人在木岛君倒下后进了这屋子？”

博士神色诧异地询问着小池助手。

“没有。我一步也没有离开这个屋子，根本不会有人来的。怎么，有问题吗？那信封确实是木岛君从里面口袋里掏出来放在那儿的。”

“你们看，这儿。”

博士把信笺伸到中村股长和小池助手面前，叭啦叭啦地翻给他们看了一下，但奇怪的是那只不过是一叠白纸，根本没有写着一个字。

“奇怪啊！决不会是木岛君把白纸装进信封小心翼翼地拿来的吧。”

中村露着一副象是被狐狸精迷住了似的神情说道。

宗像博士咬着嘴唇沉默片刻。突然他把一叠白纸扔进废纸篓，斩钉截铁地说：

“小池君，你立即去‘亚特兰蒂斯’，调查一下木岛君借了信笺和信封后有没有跟谁说话，同一张桌子上有没有可疑的家伙。那家伙一定是犯人或起码是犯人的同伙，趁木岛君疏忽之际把装进报告书的信封偷偷换成了这白纸的信封。让他服毒的也许也是同一个家伙。尽量调查得详细一些。”

“知道了。可还有一样木岛君拿回来的东西。请您看一下尸体的右手。抓在那上面的象是个相当重要的证据……那我就走了。”

小池助手爽利地说道。说罢就抓起帽子，猛地跑了出去。

### 三重涡状纹

---

一送走小池助手，宗像博士就蹲在尸首面前检查了一下他的手。木岛还握着小纸包，仿佛死也不想松开这件东西似地紧紧地、紧紧地握着。博士一根根地掰开死人的手指，好不容易取下了那件东西。

象是小木片一样的东西非常仔细地卷在几层纸里，并用绳子捆绑着。博士从隔壁实验室里拿来了一块玻璃板，将纸包放在上面，使用小刀和镊子割断了绳子，然后逐渐拆开纸，尽量不用手去触及它。

博士默不做声，定睛看着这情景的侦查股长也一声不吱，只是不时响起小刀和镊子触及玻璃板发出的轻轻的咔嚓声。犹如手术室一般令人发毛的寂静。

“怎么，不是鞋拔子吗？”

中村股长奇声怪叫道。纸包里的东西的的确确是一个赛璐珞制的极普通的象牙色小型鞋拔子。

难道木岛助手疯了吗？刚看到信封里小心地放着一叠白纸，这回却是一个好端端地包着的鞋拔纸包。这玩艺儿究竟有什么意义呢？

但博士并没有感到意外的样子，他小心谨慎地轻轻抓那鞋拔的一端，迎着从窗户射来的光线看了一下，但因为当时窗外已经快要天黑，没有能仔细检查，所以他按了一下屋子角落上的开关打开了电灯，在那光线下仔细地检查了一下鞋

拔子。

“是指纹吗？”

中村股长这才注意到那上面，这样问道。

“是的。可是……”

博士象是被什么东西吸住了似地凝视着鞋拔子的表面，连头都不想回。

“外侧的指纹都互相重叠着，不清楚，但内侧有一个非常清晰的，好象是拇指的指纹。哎呀，真奇怪！中村君，这指纹实在奇怪呀，我从未见过这样奇怪的指纹，好象是妖怪的，还是我眼花了？”

“哪个？”

中村靠近来俯视着博士的手边。

“瞧，是这个。你迎着亮看一下。是完整的指纹吧，并没有重叠。可你瞧，不是有三个旋涡吗？”

“这么说倒象是奇怪的指纹，可这样分辨不清啊。”

“放大一下吧。请来这边。”

博士拿着鞋拔子先走进了隔壁实验室，中村股长也跟在后面。这是一间十坪<sup>①</sup>左右的屋子，面向一侧窗户的地方有一张很大的涂得白白的化学实验台，上面放着大大小小的玻璃器具和显微镜等东西，另一侧则竖立着摆有许多瓶子的药品架，好象是一副化学实验室和调剂室二者兼顾的摆设。

在另一个角落里，连大型相机、紫外线、红外线、X光线的机器都一应俱全。在这些东西中间，一个坚固的三脚架上放着黑色的幻灯机盒子。这是实物幻灯机，通过它不用说

<sup>①</sup> 日本建筑面积单位，1坪约合3.3平方米。

能放大指纹，而且能放大所有微小的东西，并将它们投映在银幕上。指纹不只限于按在纸上或板上的。不管是玻璃瓶还是门的把手，也不管是杯子还是手枪，它都能立即放大这些实物上的指纹部分，将其投映出来。这是博士最得意的装置。

中村侦查股长常进这屋子，每次进来他都情不自禁地感到这屋子好象是警视厅鉴定科研究所的缩影。不，这屋子里还有不少鉴定科里也没有的那种宗像博士独创的奇妙机械。

博士先把鞋拔子置于实验台上，在指纹部分涂上黑色粉末将隆线染黑，然后拉上厚墩墩的黑缎子窗帘，把屋子变成了暗室，旋即点上幻灯机的电灯，把鞋拔子插入机内，对好了焦距。

屋子一侧墙壁的银幕上立即映出了巨大的指纹幻灯。不足五分长的拇指指纹放大成三尺见方的指纹，其一根根隆线象黑色的绳子一样卷着旋涡。

博士和股长都在黑暗中目不转睛地凝视着，半晌说不出话来。两人都感到惊惧，似乎被一种不是指纹而是来历不明的妖怪瞪着眼睛，令人毛骨悚然。

啊，这是多么奇怪的指纹啊！一个指纹上有三个旋涡，上部排着大小两个旋涡，它们的下面有一个横向的长长的旋涡。定睛细看，好象是一张奇怪的动物的脸；上部的两个旋涡是这怪物的眼珠，下面的旋涡是嗤嗤地笑着的嘴巴。

“中村君，你有没有看到过这种指纹？”

黑暗中博士低声问道。

“没有。我也见过各式各样的指纹，可从来没有碰到这么奇怪的。从指纹的分类上来说属变态纹吧。两个旋涡抱在一起的偶尔还遇得到，但有三个旋涡、形状象妖怪脸的这种

指纹完全没有先例。或是叫三重涡状纹吧？”

“的的确确是三重涡状纹。这已经用不着数隆线了，看一眼就清楚。在这个广阔的社会上再也没有第二个人有这种奇怪的指纹了。”

“会不会是假造的呢？”

“不，要是假造的，就不会这么巧妙。放大到这种程度，倘是假造的那一定有不自然的地方，马上就能识破，但这丝毫没有不自然的地方。”

这以后黑暗中的两人又不吱声了，就好像是被这有眼有嘴的巨大指纹压倒了似的。

不久，中村股长说道：

“话虽如此，可木岛君是怎么弄到这奇怪的指纹呢？假定这鞋拔子是犯人的，那么木岛君就见到犯人罗。会不会是直接 from 罪犯那儿抢来的呢？”

“只能这样认为。”

“真遗憾呀！只要木岛君还活着，也许能轻而易举地逮住犯人……”

“犯人一定是害怕这一点，所以先发制人让他服了毒，甚至抽掉了报告书。那家伙实在精明透了！中村君，这可是个大家伙呀！”

“听说那倔强的木岛君接连说可怕、可怕。”

“是的，木岛君不是那种叫苦的人。正因为这样，我们得相当小心才是……川手家那儿你都部署好了吗？”

博士象是很担心，慌慌张张地问道。

“没有，还什么也没部署，因为至今还没有正经八百地听到川手的控告。不过这样的话就不能置之不理罗！”

“请立即部署一下。既然使木岛君遭到了这种不幸，犯人方面也一定会加快行事的。这是刻不容缓的事情。”

“不用您说了，我这就回去部署。今晚派三个便衣警察去川手家，让他们严加警戒。”

“请务必这样做。最好我也去，可不能不管这尸首。我明天早晨去访川手先生吧。”

“事情急，那我就告辞了。”

中村股长说罢就急匆匆地跑到暮色昏沉的街道上去了。

留下的宗像博士开始收拾幻灯。他将带有指纹的鞋拔子放进玻璃容器，然后收进铁制文件柜的抽屉里，严严实实地上了锁。部下凄惨的尸体依旧躺在那里。他的家属马上就要赶来了吧。从检察院大概也要来一批验尸的人。但在等候他们期间，尸体这样放着未免太可怜了。

博士从屋里找出一件白衣，一面行着致目礼一面轻轻地将它盖在尸体上。



## 活着的蜡偶人

---

H制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川手庄太郎最近一个月以来为匿名的恐吓信伤透了脑筋：

鄙人对您怀有深仇大恨。鄙人一心想对您实施报复，为此花费了漫长的岁月。现在已经准备就绪，报仇雪恨的时刻终于来到了。您一家不久将遭杀绝，将一个个地相继结束可恶的一生。

每天都寄来这种意思的信，每次笔迹都不相同。字体潦草，很蹩脚。发信邮局的邮戳每次都不同，信封和信笺也都是极其常见的便宜货，所以完全没有线索查明寄信人的下落。

未必都是写信恐吓，有时候电话里响起了莫名其妙的声音。

“川手君，久违啦。知道我的声音吧，呵呵呵呵呵呵。你有两个漂亮的女儿吧，我呀，决定首先从这两个女儿开始收拾。呵呵呵呵呵呵。”

非常和善的鼻音，恐怕是在电话机附近捂着鼻子说话的。他每说一句话就象女人似的呵呵呵地笑几下，但这奇怪的笑声却使川手胆战心惊。

当然声音不觉得耳熟。讯问电话局，回答说是从公用电